

THE WORLD BANNED BOOKS COLLECTION

世 界 禁 书 文 库



一 生

[法] 居伊尔·德·莫泊桑 / 著

九 州 出 版 社

世界禁书文库

一 生

原 著 [法]居伊尔·德·莫泊桑

翻 译 徐秋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禁书文库/汪彦博主编.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0.10

ISBN 7-80114-566-6

I.世... II.汪... III.小说-作品集-世界
IV.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2817 号

世界禁书文库 — 生

作 者:[法]居伊尔·德·莫泊桑

译 者:徐秋石

责任编辑:刘小曼

封面设计:曹庆霞

九州出版社出版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4 号 邮编:100081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数:180 千

印张:8.75 印数:2 000 册

版次: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北京市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书号:ISBN 7-80114-566-6/I·101 全套定价:5800.00 元(全 58 册)

作者简介

居伊尔·德·莫泊桑(1850 — 1893),法国著名作家、小说家。

1850 年出生在法国诺曼底一个小贵族家庭。

1880 年发表了其成名作《羊脂球》,从此声誉鹊起。主要代表作品有《一生》等。1843 年离他 43 岁生日还差一个月时,在精神病院逝世。

第 一 章

约娜收拾好行李以后，走到窗前，但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

整整一夜，暴雨噼里啪啦地打在玻璃窗和屋顶上。低沉的、蓄着雨的天空仿佛裂开了一条缝，将水倾泻于大地上，使泥土变得泥泞起来，象溶化了的糖。吹过一阵阵闷热的暴风。行人稀少的街道上，阴沟像澎湃的小河，发出潺潺的流水声。街道两旁的房子也像海绵似的吸着天空倾下来的水分，湿气渗入其中，从底层到顶楼，墙上全是那么湿漉漉的。

从清早起，约娜观望天色，该有百来次了。她是昨天刚从修道院回家的，以后可以长此自由下去了。她准备要享受一番向往已久的人生的百般幸福，现在她所担心的是，天气要不放晴，她父亲肯不肯动身。

约娜发现自己忘了把日历放在手提包里。她从墙上把一个小月份的牌摘了下来，月份牌上花边中间有用金字印成

的 1819 年这个年份的日期。她拿起铅笔，划掉前面的四栏和每一个圣名，一直划到五月二日，也就是她离开修道院的这一天。

“小约娜！”有人在房门口叫她的名字。

约娜回答说：“爸爸，进来吧！”她父亲就走进她的房间来了。

这就是勒培奇·德沃男爵，名字叫罗蒙·雅克。男爵属于上一世纪的贵族，心地善良，但有些脾气古怪。他非常崇拜卢梭，热爱大自然、原野、树林和动物。

身为贵族，男爵对 1793 年所发生的事本来就反感；但他那哲人的气质和所受的非正统的教育，使他痛恨暴政，当然这种痛恨也就只限于无关紧要地发发牢骚而已。

秉性善良是男爵最大的优点，也是他最大的弱点。这种善良，不论为怜悯，为施舍，为拥抱都是心有余悸，一种造物主式的善良，佛光普照，来者不拒，仿佛出于意志的迟钝和魄力不足，几乎像是毛病特征。

男爵是一个理论家，因此他为女儿的教育想出了一整套的方案，希望使她成为一个幸福、善良、正直而温柔多情的女性。

约娜在家里一直呆到十二岁。然后，尽管做娘的哭哭啼啼，父亲终究把她送进圣心修道院去寄宿了。

他让她在那里过着严格的幽禁生活，与外界隔绝起来，不使她知道人世间的一切。他希望在她的十七岁上把她接回来时仍然是童贞无邪，然后由他自己诗意地来灌输给她人世的常情，在田园生活中，在丰饶和肥沃的大地上来启发她的性

灵，利用通过观察动物的相亲相爱和依恋不舍来向她揭示生命和谐的法则。

如今她从修道院回来了，喜气洋洋，精力充沛，急想尝一尝人生的幸福和欢乐，以及种种甜蜜的奇遇，这一切都是她在修道院闲愁无聊的白日里，在漫漫的长夜里，在孤独的幻想中一再在心头出现过的。

她长得使人想起韦洛内兹的一幅肖像画：闪闪发光的鲜红色的头发，仿佛使她的皮肤显得更为耀人，这是生长在贵族家庭里的人所特有的一种白净而红润的皮肤，在阳光的抚弄下，隐约可以分辨出在皮肤上还蒙着一层细绒般的汗毛。眼睛是暗蓝色的，就像荷兰小瓷人的眼睛一样明亮。

她在左鼻翅上有一粒小小的黑痣，右腮也有一粒，带有几根初看时分辨不出的和皮肤一样肤色的汗毛。她身材修长，胸部丰满，腰身显出柔美的线条。她说话时清脆的嗓门有时显得太尖，但是她爽快的笑声可以教她周围的人们都感到快乐。她常有这种习惯性的动作：把双手举到鬓角边，像是要掠平她的发髻。

看见她父亲进来，她迎着跑过去抱住他，吻着他，叫道：“到底还走不走呢？”

他微笑了，摆动着他那留得很长的苍苍白发，一面伸手指着窗外说：

“你说这样的天气还怎么动身呢？”

然而她撒着娇，甜蜜蜜地央求他：

“啊！爸爸，我求求您，我们走吧！到下午天一定会晴的。”

“但你母亲可绝对不会答应呀!”

“行!我担保她会答应的,我去跟她讲就是啦。”

“好吧,你要能说服你母亲,我这方面就不成问题。”

她连忙跑向男爵夫人的卧室,因为她等候这起身的一天,早等得愈来愈不耐烦了。

自从她进圣心修道院以后,从没有离开过卢昂,因为不到一定年龄,她父亲不放心她享受任何娱乐。只有两次把她带到巴黎去,每次住了半个月,但巴黎也是一个城市,而她所向往的却是乡村。

现在她就要到白杨山庄度过夏天,这个古老的庄园是他们家的产业,房子造在意埠附近的高岩上。她相信这种在海边的无所拘束的生活一定是其乐无穷的。而且,庄园的产业决定留给她,等她结婚以后她就要在那里长期住下去。

可恨这场大雨从昨夜下起,片刻不停,这真是她一生中第一次遇到的最倒霉的事情。

可是刚过了三分钟,她就从她母亲的卧室冲出来了,整个屋子都听得见她的叫声:“爸爸,爸爸,妈妈答应了;快备车吧!”

雨仍然哗啦哗啦地下个不停。而当那辆四轮马车到达门口时,雨反而下得更大了。

约娜正要上车时,男爵夫人才从楼梯上被搀扶下来,一手是她丈夫扶着,另一手是一个高个儿的使女,这位姑娘身体棒得像一个小伙子。她是诺曼底省格沃地方的人,年纪至多才十八岁,不过看上去少说也像有二十岁了。这一家人拿她当第二个女儿看待,因为她妈从前是约娜的奶妈,这样她

和约娜就成了同奶姊妹。她的名字叫萝伯丽。

萝伯丽主要的任务是搀扶她的女主人走路，因为近几年来男爵夫人由于害了心脏扩大症，身体变得非常肥胖，她时刻都为这个叫苦不迭。

男爵夫人步行登上这所古老的府邸的台阶上，已经累的气喘吁吁，她望一望院子里到处淌着水，叹气说：“这真是不讲道理。”

男爵始终堆着微笑，答道：“这可是您自己定的主意，阿卡来德夫人。”

由于她有阿卡来德这么一个华贵的名字，她每当丈夫叫她时，便总要带上“夫人”这个称呼，表示尊敬，其实却是含有几分讥讽的意味。

男爵夫人又向前走了几步，很吃力地上了车子，把车身的弹簧压得咯吱咯吱地响。男爵坐在她旁边，约娜和萝伯丽坐在对面的板凳上，背向着马。

厨娘吕迪芬抱来几件外衣，盖在他们的膝头上，又拿来两个筐子，塞到他们腿底下；然后自己爬上车，坐在罗蒙老爹身边的位置上，用一块大毡子裹住了全身。门房夫妇急走过来关上车门，向全家鞠躬告别；行李是随后另外用两轮车拉走的，主人为这事又向他俩叮嘱了一番，全家这才动身。

马车夫罗蒙老爹在雨中低着头，弓着背，缩在三幅披肩的长外套里，看都看不见了。呼啸的风雨吹打着车窗，路面淹没在雨水中。

两匹马拖着那辆四轮马车快步沿着河岸驰去，赶过一排排的大船。船上的桅杆、帆架和网绳像落了叶子的光秃秃的

树木一样凄然挺立在湿漉漉的天空里。然后马车转入漫长的里节台山的林荫大道。

不久车子穿过一片一片的牧野，偶尔一株被淹的垂柳，枝叶像尸体那样无力地垂着，从雨水迷茫中显露出它那沉重的神态。马蹄在路上嗒嗒地响着，四个车轮溅起成团的泥浆。

车上的人都没有说话，一片片原野的心情也和大地一样，仿佛是湿乎乎的。男爵夫人仰着头，合上了眼睛，把头靠在车厢上。男爵凄然地望着雨中田野忧郁的景色。萝伯丽膝头上搁着一个包，像乡下老百姓常有的那样，在那里兀然出神。独有约娜，在这种温暖的下雨天，仿佛刚从紧闭室出了一棵植物，觉得自己又复活了；她那浓厚的唱歌，像是密集的枝叶，把她的心和忧虑愁闷隔绝开了。虽然她也默不作声，但心里却想唱歌，恨不得把手伸到窗外接一点雨水来喝；她喜欢马儿载着她飞奔，她观望沿路凄凉的景色，而感到自己安稳地坐在车中，倾盆大雨，淋不到她，心里真是愉快极了。

在滂沱大雨下，两匹马儿发亮的臀部上冒出腾腾的热气来。

男爵夫人渐渐睡着了。六股梳理得很整齐的下垂的发卷，像框子似的围住她的脸庞，脸庞慢慢耷拉，绵软软地被托住在脖子下三道厚厚的肉褶上，脖子最靠下的几道褶裥已经和汪洋大海似的胸部连在一起了。每呼吸一次，她的脑袋昂起来，然后又垂下去；两个腮帮子都一鼓一鼓的，同时从半开的唇缝中呼噜呼噜地发出热闹的鼾声。她丈夫向她偏过

身子去，轻轻地把一个皮制的小钱包放到她交搭在肥大肚皮上的双手里。

这一动作把她扰醒了；她像人们在瞌睡中突然被惊醒时的那种发呆的神色，看了看这个钱包。钱包掉下去，散开了。金币和钞票哗啦一下撒满了车。这时候她才完全清醒过来；她女儿乐得哈哈大笑。

男爵把钱币拾起来，搁在她的膝盖上，说道：“你看，亲爱的朋友，从艾勒多田产得来的钱，全部都在这里了。我把它卖了，为的可以修理白杨山庄，以后我们常要住在那里了。”

她数了数，总共是六千四百法郎，然后从从容容地放进自己的口袋里。

在祖遗的三十一处田产中，艾勒多是其中被卖掉的第九处了。他们手头现有的田园产业，每年还能有两万法郎的进帐，如果管理正确，每年收入三万法郎也是毫不费事的。

由于他们生活简朴，如果不是因为家里始终有着一个敞开的无底洞，这笔收入按理也就满够开销的了。那无底洞是什么呢？就是秉性善良。这种善良吸干他们手心里的钱，就像太阳吸干洼地里的水一样。金钱流出去，流得无影无踪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谁也说不准。他们中总是不免有一个人说：“究竟是怎么回事，今天我花了一百法郎，可并没有买什么值钱的东西。”

这种慷慨解囊倒也是他们生活中的一大乐趣。在这一点上，他们彼此心里都有这样的感觉，毫不介意。

约娜问道：“我那庄园，现在很漂亮？”

男爵兴冲冲地回答说：“孩子，你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滂沱大雨就要过去了；后来只是剩下烟雾中飘着的极细的雨丝了。天空的乌云拨开了，天色晴朗起来；而突然，一抹斜阳仿佛从看不见的洞口斜射在原野上。

先是云散开了，从隙缝中露出蓝色的天幕；然后云层的裂口，像被撕碎了的面纱，越来越扩大；明净碧蓝的天空终于整个展开在大地上了。

吹过一阵凉爽的和风，仿佛大地满意地透一口气来；而当马车驰过田园和树林时，人们偶尔可以听到一只晾着羽毛的鸟儿欢快的歌唱。

夜幕降临了。现在车子里除了约娜，人人都在打瞌睡。马车两次在小旅店前停下来，为让牲口歇一歇，喂它们点水和饲料。

太阳早已落山；远方传来教堂的钟声。他们在一个小村庄里点上了车灯；这时天空已布满了繁星。一路上，从疏疏落落的村舍中，在黑夜里仿佛看见一点点灯火。突然，在一座小山背后，透过杉林的枝叶，升起一轮圆月，又红又大，仿佛还带着浓浓的睡意。

夜晚很好，车窗都打开了。尽情饱尝着梦境和幸福的幻想后的约娜，这时也已疲倦，而在那里闭目养神了。有时一个姿势坐得太久了，感到麻木，她就又睁开眼睛，向外边望望。在这满天星斗的夜色里，她看见农庄上的树木从她身边闪过，躺在场地上的几头牛听见车声抬起头来。于是，她又另换一个姿势坐着，想重温一个隐约的梦境；然而车轮继续不断的转动声在她的耳朵里隆隆地叫着，使她倦于思索，于

是她又合上眼睛，感觉身心实在都太疲倦了。

最后马车终于停住了。男男女女手提灯笼，站在车门跟前。他们已到目的地了。约娜突然醒来，很快就跳下车子。她父亲和萝伯丽由一个农户照着亮，几乎是把男爵夫人抬下车来。她已筋疲力竭，难受得直哼哼，却不断用微弱的声音重复说：“啊！天哪！我的可怜的孩子们哪！”她什么也不肯喝，什么也不肯吃，在床上躺下，立刻就睡熟了。

约娜和男爵，父女俩共同吃晚饭。

两人相对而笑，在桌上手握着手；父女俩满怀着孩子般的喜悦，最后便一同去察看经过整修后的住宅。

这是一所诺曼底式的高大的建筑，包括农庄和邸宅。正屋全都是用白石建成的，但现在已经呈露灰色了，宽敞得足够住下整族的人。

一间宽广无比的大厅贯穿着这整所住宅，并使它分隔成左右两部分，大厅前后对开着两道大门。进门处两侧都有楼梯，梯级像桥一样从两面各向上升，汇合到二楼，这样楼下正中就留出很大的空间来。

楼下右首是一间其大无比的客厅，墙上挂着花鸟图案的壁毡。全部家具上都覆着细绣的锦毡，图案全是拉封丹《寓言》中的故事；约娜发现了她幼年时所喜爱的一把椅子，高兴得蹦了起来，这把椅子上绣的是《狐狸和仙鹤》的故事。

紧靠客厅的是一间堆满古书的藏书室和其他两间空着的屋子；左面是刚换了壁板的餐厅，此外还有洗衣房、餐具储存室、厨房和一小间浴室。

二楼有一条贯穿全楼的长走廊。十个房间的门都是对着

走廊开着的。右边最靠里的一间便是约娜的卧室。父女俩走进这个房间里。这个房间是男爵最近叫人重新装修过的，家具和挂毡都是利用了原来不用的东西。

挂毡是弗朗德勒的产品，都已很旧了，这就使这间房间里增添了许多图案中古怪的人物。

但是当约娜一看到她的床，她高兴得跳起来了。床的四个角上，有四只橡木雕制的大鸟，全身乌黑锃亮，上蜡后闪闪发亮，它们像守护天使一样围抱着床。床架两旁雕的是绕着花朵和鲜果的两个大花环；四根带有哥林多式的柱头、细刻精镂的凹纹床柱，托着檐板，上面刻着身缠蔷薇花的小爱神。

这张床十分豪华，虽然时间很久，木料变暗了，显得有些严肃，但却仍然是典雅温馨的。

床上的床单和床顶的天幕灿烂如繁星闪耀的天空，那都是用深蓝的古式丝绸做成的，上面绣着一朵朵金色的大百合花。

约娜细细地把床观赏了一番以后，又用蜡烛去看墙上的挂毡，想看一看绣的是些什么。

一个贵族青年和一个贵族少女穿着绿色、红色和黄色的很奇怪的服装，正在一棵结着白色果子的青色的树下聊天。一只大白兔子啃着一点点灰色的小草。

就在这两个人物头顶上，有用写意法表示出来的远处的五所尖顶的小圆房子；再往上，几乎接近天空的地方，是一架红色的风车。

在整幅挂毡上，还绕着许多花朵的图案。

另外两幅和第一幅很像，不同的是可以看到从房子里走出来四个小人儿，他们身穿弗朗德勒人的服装，高举着胳膊，表示万分惊异和愤慨的神情。

但最后一幅挂毡上绣的是一个让人伤心的画面：兔子仍然在那里啃草，但在它旁边，那个年轻人已经躺在草地上，像是死去了。少女看着他，正用利剑刺进自己的胸膛，树上果实的颜色已经都变成了黑色。

约娜不了解这里绣的都是什么意思，正想走开不看了，却发现原来在一个角上还有一只小得看不清的野兽。图案中的那只兔子要真是活的，会把它认作是一片草屑而吞下去。可是那野兽却是一头狮子。

这时她才看懂，原来挂毡上绣的是皮拉姆和蒂丝佩悲惨的故事！虽然这里图案的天真让她觉得好笑，但发自内心的喜欢有这个爱情冒险故事作伴，倒是怪有意思的，因为那可以时刻唤起她内心的憧憬，这个古老传说中的温情蜜意夜夜都会盘旋在她的梦中。

室内其他的陈设和家具，风情各异。世代祖传下来的用物使这种古老的邸宅成了包罗万象的博物馆。一口路易十四时代式的富丽堂皇的五斗衣橱，边上镶着光彩耀人的铜件；摆在衣橱两边的，却是路易十五时代式的两把圈手椅，还带着当年的花绸椅套。一张花梨木的大书桌和壁炉遥遥相对，壁炉台上摆着一座用圆玻璃罩罩上的帝政时代的台钟。

钟本身的式样是青铜制的一个蜂房，被四根大理石的柱子凌空架在一座满开金色花朵的花园上。蜂房下端又细又长的缝，从这里伸出一根细长的钟摆，钟摆上是一只珐琅质翅

膀的蜜蜂，这只蜜蜂就在上空来回不停地摆动飞舞。

钟面是彩色瓷质的，嵌在蜂房中间。

钟声响了十一下。男爵抱吻过女儿，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

这时约娜意犹未尽，但也不得不上床睡觉了。

她向卧室最后环顾了一周，才把蜡烛吹灭。她那张床只有床头靠着墙边，左首面向窗，月光从窗口射进来，倾泻在地上，晶莹清澈，恍如泉水。

月色反照到墙上，悄悄地抚弄着皮拉姆和蒂丝佩永生的爱情。

从床脚那端的另外一个窗口，约娜看得见那棵大树，这时也整个浸在柔和的月光里。她转过身去，闭上眼睛侧卧着，但不到一会儿，眼睛又睁开了。

她好像还在马车上受着颠簸，脑子里老听到车轮在那里转动的声音。最初她仍然躺着不动，希望静卧一阵就可以睡着了；然而不久，焦躁的情绪又侵占了她的全身。

她觉得两条腿有些发麻，浑身愈来愈热。于是她起来了，光着脚，裸着胳膊，穿着一身长睡衣，看去好像幽灵，踏着地上的月光，走过去推开窗子，眺望夜色。

月光是那样皎洁，看去像在白天；少女约娜对自己儿时所喜爱的景物，一草一木都还记得清清楚楚。

在她面前，首先是那一大片草地，这时在月光下，涂上了一层奶油似的黄色。邸宅正面，耸立着那两棵大树，靠北的一棵是梧桐树，靠南的一棵是菩提树。

在这一大片草地那头，有一座小小的灌木林，这是庄园

的一道分界线。为了防御海面暴风的侵袭，这里还种着五排古榆，它们经受不了海风的折磨，都已枝柯拳曲，树梢削平而倾斜成像一个屋顶了。

园景的左右两面，各有一条林荫道，把正中主人住的邸宅和毗邻的两个农庄分隔开来。长长的林荫路旁都种了长成高大无比的白杨树；左右两个农庄，一个归库亚尔一家人看管，另一个归马丁家看管。

白杨山庄这个名字就是由这些白杨树得名而来的。在这围圈之外，伸展着一大片未经开垦的荒地，长满了金雀花。不分昼夜，海风都在那里呼啸。然后海岸突然倾下，形成一道陡直的高达百公尺的白色悬崖，崖脚浸没在海水里。

约娜眺望着远处微波荡漾的海面，它仿佛正在星光下酣睡。

在这不见阳光的岑寂的时刻里，大地上散发出各种的气息。攀缘在楼下窗口四周的一株素馨花不断吐出浓郁的香味，和嫩叶的清香搅和在一起。海风阵阵袭来，带着强烈的盐味和海藻粘液的气息。

约娜起初放开胸怀，贪婪地呼吸着，乡间宁静的气氛，像一次凉水澡似的，使她的心境平静下去。

夜色降临时才苏醒的夜行动物，在黑夜的静寂中度过默默无闻的一生，这时在月色薄明中悄悄地活动起来。大鸟像斑点，像黑影，无声地掠过天空；看不见的飞虫，嗡嗡地在耳边擦过；轻轻脚掌踩过浴着露水的草地或是杳无人迹的沙径。

只有几只忧愁的癞蛤蟆对着月光发出短促而单调的叫